来开慧的信仰之旅

阎真

星沙有很多地方值得去，我也去过很多地方。要论自然风光，松雅湖是最有韵味的，但要说心灵魅力，那一定是开慧镇。

开慧镇的自然风光也不错，特别是登上飘峰山，一眼揽三县，有点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但来开慧的旅人，大多不是为风光而来。他们来这里，是来探寻一种超越性的牺牲精神，一种万死不辞的信仰源泉。

开慧镇因杨开慧而名扬天下，杨开慧因毛泽东而名扬天下。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杨开慧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战友、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女党员，她对爱情的执着，对革命的倾心，表现了一个具有传统品德的现代女性对信仰绝对忠诚。

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敌人逮捕，她面临着生死抉择。敌人要求她公开声明，断绝与毛泽东的关系，就放她一条生路。她拒绝了。这既是因为爱情，也是因为事业。她不能给敌人提供一个叛变的范例，而使革命受到损害。她的回答是：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我断绝与毛泽东的关系，除非海枯石烂！她决绝地选择了牺牲。

在今天，这样的故事像一页书一样被轻轻翻过，我们只有回到历史现场才能感受到，在这个瞬间，这需要多么强大的心灵能量，多么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这种牺牲精神，是圣人的境界。生命是最高的价值，这样的理念，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和平年代，是所有人的共识。如果生命都没有了，别的价值又从何谈起呢？那么，还有比生命更高的价值吗？有，那就是信仰。我们民族的精神前辈，屈原、司马迁、文天祥、谭嗣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回答了这个问题，杨开慧也用自己的生命，回答了这个问题。生命是最珍贵价值，唯一可能超越生命的价值，只有信仰，唯有信仰。

在近百年前的长沙识字岭，杨开慧从容走上刑场。在那个瞬间，她在想什么？想到毛泽东从事的事业能否成功？想到三个孩子无人照看？想到唯一的生命永远终结？要回头，还来得及，只要发表一个声明就可以了。但她没有回头，放下一切，为了信仰，从容赴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一种什么样的大义凛然？没有内心的万分坚定，没有对信仰的万分执着，她不可能作出这样的选择。

这不是杨开慧一个人的选择，而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先烈的选择。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衰亡，为了建设一个新中国，为了伟大而神圣的历史感召，为了这崇高的信仰，先烈们前赴后继，毅然决然，走上了牺牲的道路。

今天，走在开慧镇的大街上，我想到了信仰有着怎样的力量。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感受不到当年那种救国救民的神圣召唤，以及被这样的召唤激发出来的牺牲精神。毕竟，在这个和平的时代，在市场经济的历史语境中，当世俗的日常成为生活的主体，我们该怎样去建立自己心灵的崇高而神圣的追求，应该怎样去建立自己的信仰呢？我这样问自己，我感到了心灵的卑微和凡俗，我没有找到最后的答案。

我看着开慧镇上那些络绎不绝的游人，他们是来看看新农村建设的成果，更是来感受杨开慧们的生命选择。我的思绪飘到了当年，感受到了崇高的灵魂在虚空中的盈盈飞动，听到了时间深处传来隐秘而清晰的声音。

松雅之境

赵燕飞

以为自己去得太早，却没想到，刚走进南门，就瞧见三只长尾巴喜鹊前来迎接。黑色的羽衣，白色的肚皮，它们扑腾着翅子在半空中翻飞，嘴里喳喳地叫着。我举起手机想要拍照，它们却朝着湖畔的柳树飞去。

我小跑着去追喜鹊，直到它们落在高高的枝头。驻足望了好一阵，脖子有些发酸，我朝喜鹊挥挥手，沿着湖边的木栈道缓缓前行。靠近栈道处，湖面浮着一大群睡莲。绿叶薄薄的，悄悄趴在水面上。偶有一根长长的花茎从叶底钻出，直直戳向空中。花茎的顶端，椭圆形的花骨朵白里透着浅黄。一尾火红的小鲤鱼摇头摆尾而来，花骨朵似有羞意，想躲开却没来得及。小鲤鱼慢悠悠离开时，那朵睡莲仍在微微颤栗。

一圈涟漪荡漾开来，很快复归平静。我揉了揉眼睛，却见湖底隐约飘着白云，坐着房子，卧着堤坝，站着郁郁葱葱的禾苗——那是湖的前世与今生。

这里原本不叫松雅湖。多年前，捞刀河的水漫过来，又退回去；退回去，又漫过来，如此反复时，它叫杨梅湖湿地。后来，人们将湿地围成垸，取名团结。种稻子，也种梦想。但捞刀河的水仍会固执地漫过来。当洪水退去，人们顾不得叹息，迅速清理、种植，重起炉灶。再后来，人们终于明白，湖就是湖，该还给湖的，就还给湖。让捞刀河的水漫过来，再漫过来，于是有了这座重生之湖。

湖的格局更大，名字也是全新的："松雅"二字，似乎自带诗意与浪漫。

如今的松雅湖，不仅是人的乐园，水的乐园，也是候鸟的乐园。公园里面有座观鸟亭，由于地势高，站在亭子里可以领略四时风物各不同：春夏季节，芦苇随风摇曳，凤头鹎鹎翩翩起舞；天气变冷时，雪白的小天鹅万里迢迢奔赴这座湖，它们有的只是短暂休整，有的干脆留在这里过冬，直到第二年春暖花开时才离开。

而此刻，湖水任由鱼儿穿梭于参差荇菜，任由一栋栋高楼在湖畔拔地而起。最远处，水与天消失了界限，它们浑然一体，就像曾经的田地与堤垸，化作一片湖水后，有限变成无限，刹那成就永恒。

世间本无亘古不变的风物。所谓永恒，不过是时间长河里的生生不息。当我经过那片水杉林，撞见一丛热烈绽放的曼珠沙华，仿佛有一道时空之门訇然洞开：童年的我站在桐江边，路旁灌木丛里，一根长长的花茎斜伸出来，卷曲的火红花瓣层层叠叠，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美——或许因为读书太少，即便人生过半，我仍未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

据说湖上建了一座书院，只是暂未开放。我沿着步道走了好一会，换了几种角度，仍未发现书院的蛛丝马迹。或是视力不逮吧，留一点小遗憾，下次再弥补。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绕着松雅湖走了一个大圈，我又回到南门。婀娜的柳树仍临湖照影，那三只喜鹊却不知藏在哪丛树荫里。倒是南门旁边的小广场，来了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年轻的女教师扎着丸子头，笑盈盈地示范怎么跳绳。孩子们手里攥着荧光绿的绳子，一下一下地跳着绳。他们的动作似乎不太熟练。有个孩子不小心踩到绳子，差点摔倒。我正为他捏把汗，他却不慌不忙地稳住身子，再次甩出跳绳……

我忍住笑，举起手机，拍下松雅之境的天真与美好，活力与希望。

时光折叠一方净土

李海燕

清晨的松雅湖，微光初现，薄雾浮在湖面上，高楼浮在白雾中，栈道尽头，一座木构观鸟亭静默伫立，檐角悬着风铃，叮当一声，便叩开了湖面的清晨。

一切都是悄悄的。湖水悄悄地退去了一身的黑暗，换上朦胧而清透的灰青色。一抹亮色也悄悄地探出头来，天际的光芒，如金箔慢慢熔化，又无声地倾泻下来，在湖面铺开金色的丝绸，随着水波荡漾着。湖的西面浅水平台，轻微的脚步声和关节活动声，惊醒了沉睡的湖水，橙色的泳帽，点点漂浮，或自由泳挥动双臂，或低头蛙泳潜行，扯皱了那一抹金色。

最不可错过的是杉树家族，在不声不响中秒变季节的"显眼包"，成为松雅湖绝佳的视觉盛宴。

秋已深，冬未至，渐红的杉林晕染出赤橙黄绿多种色彩，倒映在澄澈的湖水中，映着蓝天白云，宛若油画。当红色的热烈揉进湖水的温柔，当沉默中的苍劲直指天空，时光便缓慢在驻足和回眸之间。风起之时，羽状叶轻轻颤动，深浅不一的红色铺满脚下，流淌着生命轮回的诗韵。黄昏的时候，红色的夕阳，红色的杉树林，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牵着手，互相依偎着，坐在杉树下的椅子上，还时不时指着远处的水鸟，小声地说着什么。

"一似美人春睡起，绛唇翠袖舞东风"，松雅湖的南岸浅水处，可看到大片美人蕉花海。绿色的叶片如翻动的衣袖，高举过头的花序，红色的火热，黄色的明快，粉色的温柔，十几朵花同时簇拥在茎顶，悄然增添城市的诗意。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长长的头发垂落在背后，一回眸，小酒窝似盛满了琼浆，便定格在男孩的手机相册里。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几千年前《关雎》里的句子，在湖面铺成了摇曳的诗意。浅滩旁，喜好洁净水质的荇菜，悠悠地在水底摇着，巴掌大的叶片浮成绿色绸缎，俏丽挺立的花朵集结成金色花海，空气里满是水生植物的清润。一只黑水鸭穿行而过，啄食着嫩叶，几滴水珠从乌黑油亮的羽毛上滑落。花瓣轻落水面的声响，鱼群穿过叶底的涟漪，是君子"琴瑟友之"的浪漫，至今回响。

芦苇地突然唰唰地响起，抖开了一条白线，这不是风，而是野生天鹅张开翅膀，准备落脚松雅湖。这是第四个年头，天鹅对松雅湖的"认可"和"青睐"。它们或张开翅膀轻盈踏水，翅尖划开水面，泛起层层涟漪；或悠然游弋，低头觅食，让湖水再一次照见自己的影子。鹎鹎则不一样，曾经的候鸟，现在成为松雅湖的"常住居民"。求偶的时候，头部炸毛，嘴里衔着水草作为信物，踩水撞胸，深情对视，宛如演绎水上芭蕾的优雅，演绎着世间最深的痴情。一只凤头鹎鹎背上驮着几只雏鸟，在天鹅附近慢慢地游动，保持恰当的距离。这是它们对各自空间的尊重，妥妥的边界感，互不侵扰。

阳光穿透湖底，一群群的鱼儿穿过廊桥，游过桥洞，来到睡莲的领地，圆圆的叶子上几滴水珠透着光，珠圆玉润，一只蜻蜓正准备立在莲蓬之上，水里的一条小鱼突然跳起来，水珠溅到蜻蜓头上，吓得它赶快飞走，小鱼呢，摇着尾巴，没心没肺地笑着游向远处。

画画的女孩，长发随意垂落，静静地坐在湖边，时而眯着双眼，看着水草摇起的涟漪，时而伸出画笔，在调色盘和画布之间来回点染，树叶间的阳光，浅浅地摇落在她的肩膀和背上，此刻只有风声、水声和画笔摩擦画布的噌噌声，隔绝了世间的纷扰，画布上的蜻蜓，在粉色的荷花之上，亭亭玉立。

其实人间至美，从不是奔赴山海，而是眼前这一方温柔天地，一个让你放下所有戒备的地方——松雅湖。

老虎恋上茶

彭湘

一座小镇，有了虎园，还有茶叶，那便有了一种情愫。

动如虎，静如茶。"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这是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代表作《于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经典诗句，诗人余光中将这句话翻译为："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猛虎、蔷薇也可浑然一体，苍莽深山中的那百兽之王，也会驻足看柔弱而美丽的花朵启颜开，闻一闻花香。而不可想象的图景，在长沙县的金井古镇，也悄然萌发了。也许是，再怎样的心坚如石，胸中依然有一份恬静，沉浸于大自然的山山水水。

风从虎，自然界的"啸风子"，在金井这座小镇栖居十多年了。隔着玻璃墙，我看到老虎的那一瞬间，一下忘却它们生命中的天性。它们在暖阳拂过的院子里散步，徐徐而行，却目光如炬，黑色的瞳孔无比深邃。

"猛虎潜深山，长啸自生风。"这种情景在人烟稀少的森林自然境地才有的吧，但在金井镇湘丰村，深夜一片沉寂时，便可听到这种荡彻山野的天籁。十多年前，八只老虎跋山涉水来到金井三珍虎园这片福地，栖息于此。老虎们雄踞在山头，从山坡上俯冲而下，一路黄土四起。它们有时在眺望远方，一轮圆月在头顶，它们也许在想念着莽莽榛榛的家乡。

听说虎园主人是16岁参军，所在的连队是军内闻名的"猛虎连"，这也是他与"虎"结缘的初心，虎的血脉已在心里流淌。在暗影重叠的光亮中，老虎那一身金黄，与生俱来的丛林野性，让人不禁驻足凝望。

岁月深处走过的路，被一层层欣悦所充溢。十多年前，那个静谧的夜，第一只虎崽终于出生。刚出生的虎崽只比猫略大一点儿，分布有金色的细条纹，萌呆呆的眼神环顾周遭。它还用舌头舔着工作人员的手，大家抱着这个小精灵，新生命的诞生，在虎园，在村落，都是天降喜讯。活泼跳跃的虎，在此刻，如同温顺的小猫，它们嬉戏打闹，一声嗔怒，没有让人战栗的威严。密密匝匝的树林里，偶尔有一声虎啸，掩映在崇山峻岭中。这片虎园，让异乡成了真实的家园。十多年积累，繁殖到现在，虎园有两百多只老虎了，东北虎、白虎，世界上的珍稀虎种，在这里安家落户。

虎园天空似乎特别蓝，阳光如烟，银杏叶在空中形成一抹耀眼的黄，还在地面铺下了一层金色。这里有清脆的草木虫鸣，近两百亩的虎园，山头绵延起伏，苍翠如洗，木叶声声，民宿林立。万物皆可入文，动静皆可成诗。

金井，因为有老虎生命的跃动而蓬勃生姿。山头的老虎，三五成群，或者独行，它们也许在看山包上的茶园，看那一片点缀在崇山峻岭间的碧绿。"湘丰茶"闻名遐迩，隋唐名将尉迟恭喜茶，于金井督造古寺，金井遂与唐茶结缘，千年茶画手作，茶旅融合。我们漫步千年古茶园，遒劲的枝干，诉说这个村落的古朴绵长。在竹笠下，是挎着茶篓的采茶姑娘，指尖轻拨，一颦一笑，尽显茶乡人的烂漫和风姿。金井河和金脱河的交汇处，屹立一座古茶运码头，河水不深，潺潺而过，"一座老街随日月，二河流水写春秋"，那时的码头人来人往，商贩走卒穿梭，昔日繁忙的光景依稀可见。

这个飘着茶香的小镇，一垄垄的茶在田间和山头蔓延，成了一片绿海。雾气弥漫中，乡村的田野显得格外清新，这有着自然灵气的空间里氤氲而生的茶林，更显青翠。茶园绕村而生，一坡坡绿意在大地上舒展，在百兽之王的眼里延绵开来。虎子们在漫步，在奔跑，与金井的山水融合在一起，这片茶香漫过的茶园，也成了它们温柔的归处。

秋天 我奔赴星沙

（组诗）

谭仲池

松雅湖

眼前的松雅湖
一望无边的碧绿
染蓝了天空和大地
荡漾着清悠的秋思

排排水杉在湖边梳妆
摇曳的芦苇在浪里思索
银沙滩和金沙滩
长出了童话的森林

这是一个装满梦幻的湖泊
男女老少都眷恋湖畔的光阴
晨风里有奔跑的青春身影
星光下有动听的银发歌声

从异域他乡走来的游客
总想知道它的前世今生
从原名杨梅湖变松雅湖
碧荷映照出蜻蜓飞舞的姿影

这就是岁月风华的雕刻
时代风潮的浮沉
不断重塑它生命的壮丽
并以美的哲学为其命名

从湿地生长出来的诗歌
在吟咏楼台升起的朝日朗月
从田汉故乡飞出的歌声
多情的大雁把它捎向四面八方

白塔村的咖啡屋

红房子 绿草坪
装点着捞刀河畔
清清河水穿过村前
唱着哗哗的秋歌

自家养的鸡鸭
亲手种的蔬菜玉米
还用串串红辣椒
点燃热情的胸膛

这才是青春的样子
男女主角都是老板
自己下厨炒菜熬汤
还细致打扫每个房间
在自己设计的岗位
把日子过得诗意平常

这里的老乡成了他们的父母
这里的来客成了他们的家人
一切都那么和谐亲切
打造出慢生活的真实景观

我问年轻的女老板
你不怕亏本吗
她用手轻轻理了理额前的刘海
朝我淡然一笑
我想做一回白塔公主

明和之光

铁的手臂 钢的骨骼
用电光声色构筑殿堂
在古老的星沙大地
搭起了一座梦想的舞台

它用视觉模型
讲述舞台机械工艺的神奇
它用多项最高荣誉奖
见证装配创新的辉煌和荣光

与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联姻
与国庆70周年"潇湘今朝"彩车牵手
为省旅游发展大会创造"洞庭幻境"
用东方美学诠释《花开靖港》

在卡塔尔世界杯球馆现身
在孟加拉国家电视台亮相
都以独特的风姿与从容淡定
展现美轮美奂的中国形象

明和堂堂正正走向国际市场
肩扛着庄严使命与自豪担当
为了飞得越高越远
它正在铸造更坚硬的翅膀

所有的故事，深究下去，几乎都与茶运有关，都与码头有关。因此，这里没有一只船，仍然是码头，就像离别很远的地方，依然是故乡，离去很久的人，永远是亲人，就像那些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的茶运掌故，被时间之风，统统拂向了渐行渐远渐深的过往，也仍然是掌故。

远去的茶运码头

常正祥

这里的码头显然是远去了。只留下码头的石阶，矗立的牌坊，还有井溪桥上清晰在望的金龙坝，以及与古茶运码头相连的金井古街。当然，还有那汩汩流动的金井河水，还有那仿佛从古老的历史中传来的商船摇橹声。

再往远看，正是初冬的景象。金井河边那一树树金黄的银杏，依然脉动温暖明朗的气息，然后从铺满着稻茬的田野一轮一轮地轧开去，有金色的，也有绿色的，还有零星的红色、紫色，向着远方狠狠地轧过去。是的，那些码头的过往，正以秒、分、时、日、月、年的速度，从金井河的表面向着时空的纵深，义无反顾地绝尘而去，被时光以当下的名义，从码头的石阶，从广阔的田野，从川流不息的金井河，奔腾而来，又奔腾而去，融化于脉动的冬日，骚动于渐深的视野，友好地呈现在我们无法到达的背面。

那时，金井茶的名气，好大好大；金井茶运码头的排场，好大好大。金井茶运码头的排筏商船，商船上的茶叶货物，一声欸乃，从金井古街，顺捞刀河、湘江而下，再到长江，遥迢而去，甚至还下南京、出上海，以一副经世的俗套、老到与襟怀，上下兼顾，左右逢源，出走南洋、欧洲。

这就是金井茶运码头。数百年的时光，精明而勤苦的茶商，就这样用目光勘测码头，用脚步丈量码头。他们用包袱里所有的金银，换取了河流远方人们的首肯与崇拜，换取了"一座老街随日月，二河流水写春秋"的码头故事。

历史的记忆，是可以刻骨铭心的，藏在茶香深处的故事，只要细细咀嚼，注定会让人回味、回甘。回到明清时期，金井河既是商道，也是官道。而与之相连的金井古街，很多年前便是连接长沙、岳阳两地有名的繁华之地，是捞刀河上游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而茶，正是金井茶运码头最重要的集散物资。相传，长沙自唐代就有茶的记载，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楚之茶，则在湖南之白露，长沙之铁色"，清朝同治光绪年间，金井、范林、高桥一带有48家茶庄。新茶上市之时，金井茶运码头必是茶商云集，百舸争流，更有纤夫豪放的号子响彻金井河上空。

走进麻石台阶的茶运码头，隐隐约约便可以听见金井河在说话，听见船工号子在回响，听见茶叶商战的风云在嘶吼……从河边伫立的茶运码头牌坊，沿河堤便可以走进金井古街的内心深处。河边的古街，承载了茶商们多少欢笑和艰辛，他们从这里出发，又从这里回归，用尽毕生的光阴和心血，一辈接着一辈，把生活的信念融入到这座码头，融入到远去的河水。

如今，重拾茶运码头的记忆，伫立刻满时代记忆的麻石台阶，远处的金井古镇依旧，再回首，那些人，那些事早已被时光碾成碎片，散落在金井古街的每一个角落，散落在人们记忆的深处。

历史远去了，古街道消失了，金井河再也不能排筏商船了，剩下的只有寂寞、气派的茶运码头。高高的牌坊，以石头的方式，形象地再现了金井古镇数百年的沧桑岁月，讲述着尘封史册的"码头风云"。站在金井河边回望，三三两两的游客正忙着在河边取景留影，而远处的金井古镇依旧繁华，脚下的金井河水依旧匆匆而去。

鸟声掠起松雅湖（外一首）

刘怀彧

七十二公顷的绿，次第铺展
丛林、灌木、荷花、水草
各有各的站位，各有各的时辰
天光漫来，万物蓬松柔软
鸟声响起，满湖清且涟漪

风吹过茅草亭，绕过滨水道
斑嘴鸭擦着波光起身
把芦苇荡的话，一句句说给水面
白骨顶把浅滩的影子，随性拉偏拉远

不必数清那200种飞鸟的来头
只需每一声呢喃，都认得栖身的枝头
这一湖的葱茏，就有了最好的归处
一半还给天地，一半赠予你我

金井茶园

不知道四万亩，是多么浩瀚
正如不知道，这一生
会喝下多少杯金井的茶
起初提神，后来解乏
再后来，喝的是吹开雾
沉下心的慢时光

初秋的茶园，天旷地阔
嫩芽疏疏，茶娘轻摘晨光
一口井，三棵树，风景与故事
游客络绎不绝，既在茶里，又在茶外

夜里去那座白房子，看星星吧
据说能看到八十六亿光年之外
望着望着，人便静成了一颗星

四万亩茶山，其实很近
只需一叶青翠，一水澄明
生活里就有，那口缓缓咽下
唇间漫开的回甘

一起阅山河·名家看星沙